

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



恐怖故事

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

doe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韵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韵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幽 灵◎编译

# 吓破你的胆

X i a P o N i D e D a n

真的，这书别讲给孩子听。记住，没男友在身边不许看  
还有，我知道连我也不信它。但是，我还是担心你的心脏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夜半狐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



恐怖故事

胆大的翻开 胆小的走开

幽 灵◎编译

# 吓破你的胆

X i a P o N i D e D a n

真的，这书别讲给孩子听。记住，没男友在身边不许看  
还有，我知道连我也不信它。但是，我还是担心你的心脏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吓破你的胆/幽灵编译.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12

(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

ISBN 7-106-02125-3

I.吓... II.幽... III.恐怖小说-作品集-世界  
IV.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15535 号

---

### 夜半孤读恐怖小说短篇系列: 吓破你的胆

---

编 译: 幽 灵

责任编辑: 安 刚

封面设计: 李 栋

版式设计: 韩树杰

责任印制: 刘继海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i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德龙公防防伪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125 字数/240 千

印 数: 1-10000 册

---

书 号: ISBN 7-106-02125-3/I·0495

定 价: 63.00 元 (全三册)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眼下,有不少“鬼屋”出现在大都市里,没有灯光,只有黑暗,当然还有青面獠牙的“鬼”迎面扑来,随着一声尖叫,灯亮了……人们压抑不住内心的猎奇心理,纷纷进去体验一番,当然,为了追求一种全新的刺激,我们不妨把这种做法暂且叫做“走近鬼魂,吓破你的胆。”

在黑夜里,如果真的感觉有“人”跟着你的话,千万别回头,虽这么说,但人往往很难做到这一点,如果知道后面有“人”,人们越不知道它是谁,就越想知道那到底是哪位,想看却不敢回过头来看,心理极为矛盾,浑身发抖,汗毛直立,出了冷汗,“吓死我了”随口而出。不过人们很多时候并没有和所谓的“鬼魂”打过交道,只是自己吓自己罢了。如果你真的想体验一番与鬼魂打交道的感觉,不妨找来一本关于鬼魂的故事,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深夜拥被读鬼书”,不过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假的,我说的一切也是假的,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那些胆小的人。

《吓破你的胆》将会把你带入一个吓人的世界,并借助你的想象和幻觉,营造一个你自己的“鬼屋”,让你真正的体验一下什么叫“毛骨悚然”!

本书讲述了撞不死的女鬼、半夜惊魂记、穿白雨衣的女人、鬼老板、与鬼魂打交道的人、半夜鬼喊我、倒着走路的女鬼、阴魂不散的钢琴师等稀奇古怪的事情,到处充满了危险,到处都是逼人的寒气,故事里面有狗叫,有半夜吱吱嘎嘎的开门声,有身穿白衣的身影,有半夜传来微弱的歌声……



1 心理忏悔的鬼魂 .....	(1)
2 惊悚的鬼宅 .....	(7)
3 我的灵魂出了壳 .....	(43)
4 撞不死的女鬼 .....	(50)
5 伦敦街上的夜游神 .....	(54)
6 半夜惊魂记 .....	(75)
7 亡灵 .....	(86)
8 穿白雨衣的女人 .....	(93)
9 提格驮尸记 .....	(99)
10 鬼老板 .....	(110)
11 梦游男士 .....	(114)
12 哥朗热庄园的鬼魂 .....	(136)
13 与鬼魂打交道的人 .....	(143)
14 半夜鬼喊我 .....	(163)
15 鬼影 .....	(169)
16 雪野游魂 .....	(179)
17 心里有鬼 .....	(189)

## 目 录

- 18 克洛尔幽灵 ..... (196)
- 19 血咒 ..... (212)
- 20 捉鬼记 ..... (219)
- 21 巴吉的鬼魂 ..... (231)
- 22 活不了的天使 ..... (249)
- 23 魔钟 ..... (253)
- 24 死魂的影子 ..... (272)
- 25 与吸血鬼一起跳舞 ..... (289)
- 26 死尸的投诉 ..... (295)
- 27 灰色的魂灵 ..... (302)
- 28 倒着走路的女鬼 ..... (311)
- 29 维尔小姐显灵记 ..... (314)
- 30 阴魂不散的钢琴师 ..... (323)
- 31 守尸者的疯狂 ..... (337)
- 32 尸爱 ..... (348)

# 1 心理忏悔的鬼魂

有些故事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可能听说过,但故事的寓意并不是人人都知道的。下面这个故事就是这样:是圣子降临 1858 年的除夕之夜。

几天前的一场大雪覆盖了圣劳伦斯河流域,也给河北岸从蒙特利尔到倍斯尔的道路遮上了一层厚实的雪衣。平滑的道路像一面威尼斯镜子。这儿可以看见河域教堂这阔绰的农场主的儿子策马奔腾,马铃丁当,划破静寂的雪野。

这天晚上,我呆在老约瑟夫房子里,这所石头砌出的房子坐落在拉圭特立教堂和拉奴艾之间。

这天晚上老约瑟夫家里有舞会,丰盛的晚餐结束后,人们都聚集在大厅里,快乐无比。

除夕之夜享食盛宴是加拿大的习俗。这时,人们互相祝福、问候,不管认识与否,不管对方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还是幸福。

十点多了,孩子们的困劲爬上来,一个个倒在厨房大炉子旁的野牛皮上面。只有孩子的母亲和年轻人想多熬一会儿,他们要在子夜时分相互祝福一个欢乐吉祥的新年。

一个漂亮的小女孩犯困地看着大人闲聊。突然她站了起来,跑过来吻了吻她那差不多百岁的爷爷的额头,以一种



令人不好拒绝的口吻说：“好爷爷，求你再讲一遍你的那些鬼故事，你遇到的那个不幸的詹·彼尔·勃德里，连上帝都怜悯他，真是太悲伤了。你去年的这个时候讲给我们听的，求你再讲一遍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熬到午夜了。”

“哦，对，爷爷，讲讲那个除夕之夜的故事吧。”大家齐声嚷嚷道，他们几乎全都是他的孙辈后代。

“孩子们，”盛情难却，白发苍苍的老人开始用颤颤的声音说话了：“许多年来，每年的除夕之夜我都给你们讲我年轻时的故事。我真的老了，也许今晚是我最后一次讲给你们听故事了。注意听了，听听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是怎样严厉惩罚那些在困境中旅行的人拒绝帮助的人。”

老人往炉边靠了靠，孩子们把他围在了中间，他开始讲述了。

在70年前，我还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的时候。

按照父母的嘱咐，一大早我就去蒙特利尔买几样东西，还要买一个牙买加大坛子，家里急需它在除夕之夜招待宾客用。到下午三点我办完了事，就准备带着鼓腾腾的大包，从拉努艾公路返回。我想在晚上九点以前赶到家，便催马扬鞭一路飞跑，路上还算顺当，五点半时，我来到岛边的岔路口，看见上空布满了厚厚的云层，各种迹象预示一场暴风雪要来了。我走上岔路口，还没到雷彭梯尼就狂风大作。我以前也见过凶猛的暴风雪，但从不记得有这么可怕，一时天昏地暗风雪弥漫，又没有什么路标，我简直无法沿着路走下去。黄昏时分我跌跌撞撞走到圣·苏佩斯教堂，四周一团漆黑，暴风雪狂烈地吹打着，再也不能往前行路了。我不知道自己具体身处何地，大概是在老罗比拉德庄园附近吧。当时我只能把马拴在路旁的木桩上，然后再想法找个房子避避

这大风雪。我找了好大一会儿，在几乎就要丧失信心的时候猛然发现路的左边有一个半掩在雪中的破房舍，这个房子我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想这是一个废弃的房子，便费了很大的劲趟着雪堆走过去。原来这里还有人居住，门紧闭着，透过窗口看见里面的炉子冒着火苗。我敲了敲门，里面传出了脚步声走到了门前，随着习惯的问话“谁在外边”，我作了回答，打着寒颤告诉主人说我迷路了。里面立刻传出开门的声响，这使我感到很高兴。他把门慢慢地打开，以便少进来点冷风。我抖掉身上厚厚的积雪走进了屋里。

“热烈地欢迎你。”主人礼貌地的握着我手，帮我摘了帽子，解掉束腰带。

我简短地说了为何走到了这里，感谢他的热情，并喝下一杯暖身的白兰地。主人请我坐在屋角一个有点松垮的凳子上，然后又出门照看我的马匹和行李。把它们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不自觉地打量起这间房子里的奇怪的摆设。屋角一张不大的床上铺着一张水牛皮，这一定是一个弯腰驼背老人的床。一杆来福枪挂在茅屋顶方的木梁上，这条老枪看上去能追溯到法国占领时期。几个鹿头、熊头作为狩猎的战利品挂在墙上，炉旁孤零零地竖着个橡木桩。躲雪的人找到这里，那个凳子恐怕是主人唯一可以提供的坐处。

当时我想，这个人是谁呢？我认识不少人，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他居住在圣·苏佩斯教区的中心地带，却像个野人一样生活，我很想知道他是怎么回事。

这时，主人进屋了，没说一句话就坐在我对面的炉火旁。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我和我父亲一样熟悉这个教区，

可今天才发现这里还有这座房子，只是我又不认识你。”

说完这番话，我望着主人。这时，我发现他的眼睛里透出一种野猫眼式的萤火。他看了我几眼而没有回答我的话，而他那具有穿透力的注视反倒使我不由自主向后拉了拉凳子。

寂静得让人透不过气来。主人仍是那样直视着我，眼睛像烧红的煤炭。

我鼓足勇气又问他的名姓。这次，我的询问使他站了起来。然后，他又慢慢地朝我走近，把手放在我颤抖的肩上。他开始说话了，声调像烟囱里发出的哀鸣呜呜沉沉。

“年轻人，你想知道你为什么不认识詹·彼尔·勃德里，一个曾经是这个教区最富有的人。好吧，我来告诉你，因为你的造访使我免除了炼狱的熬煎。五十年来，我一直在遭受炼狱烈火的焚烧，直到今天上帝对我的惩罚还没结束。我就是那个人，那个在风雪交加之夜拒绝开门接纳一个精疲力尽饥寒交迫的过路者的人——詹·彼尔·勃德里。”

我一下子感到头皮发麻，膝盖发软，浑身像寒风中的杨树叶一样颤抖。

老人并不理会我的恐惧，继续慢慢讲下去。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比英国人来到你们的教区还要早得多。我家境殷实，就住在今晚你来的这间房子里。像现在一样也是除夕之夜，外面风雪交加，房子的石头好像都要冻裂了，我独自守着火炉，它为我驱除寒冷，使我享受到温暖的抚慰。有人敲门，但我犹豫着没去开门。如果是贼，知道了我的财富，没准儿会顿生强盗之心，甚至还会杀了我。

我装作什么也没听见，一会儿敲门声就没有了。我便去睡觉，直到第二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来的是两个村里人，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如此凶狠地喊叫。我马上起来想教训他们,但一开门,我看见门前躺着一位僵硬的年轻人,他已经死了,显然是因为饥寒交迫极度疲劳而被冻死的。爱恋财富之心使我造成了他的不幸死亡。他来敲门想寻求帮助,而我无动于衷,事实上成了杀他的凶手。我悔之不及,简直要疯了。

在庄严肃穆的安魂曲中我们安葬了这个不幸的年轻人,然后我把财产分给了我的穷邻居。乞求上帝恩赐我以死赎罪。两年后我在自己的屋内自焚,去上帝那里承担我在尘世上的作为。

此后的每年除夕我都返回世上等待路人求助,使我能热情地接待他,这对我是一种恩赐,我四五十年来,我尊奉上帝的旨意来到这里,度过每年的最后一天,却从没有遇上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敲我的门。今天晚上终于等来了你,上帝宽恕了我,你使我解除了炼狱之火的灼烤,我将永远祝福你。相信我的话,不论在这里发生什么,我都会跪在上帝面前为你祈祷的。”

那鬼魂仍然讲下去,而我却又惊又怕昏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路上,拉圭特立教堂就在我的面前。

风雪歇息了下来。在另一个世界的小屋主人的指引下,我沿着拉努艾大道回家了。

午夜一点,我回到了家里,恐惧使我还止不住在发抖。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聚在一起 的宾客。

我的父亲神情镇定,他要我们跪下来祈祷,我们心怀感恩地诵颂经文,感谢上帝的特别恩宠使我获此难得的体验,祝福等待如此之久的痛苦灵魂早日得以拯救。从那时

起——我的孩子——我们从不忘记乞求圣母让那些身遭风雪困难的旅人的心灵得到温暖和安慰。

几天后我去了圣·苏佩斯,告诉牧师我的这次经历。我在此了解到,教堂确实记载着一个叫詹·彼尔·勃德里的悲剧性的死亡。他的土地就在这个教区,被一个叫彼尔·桑斯勒格勒的年轻人占着。后来那个教堂的牧师给我这样说:上帝无所不在,让我们赞美他的伟大吧。

吓破你的胆



## 2 惊悚的鬼宅

我的一个朋友曾告诉我说：“想不到吧！上次分手之后，我在伦敦市中心发现了一栋闹鬼的房子。”

“真有其事？闹什么东西？鬼魂吗？”

“我还说不上来哩。我只晓得六个礼拜之前我和妻子到处寻找备有家具的寓所。在穿过一条僻街时，看见一家窗户上面贴着张告示：‘出租公寓，家具齐备’。条件正合适，我们走进房子。房间很不错，就租了一个星期，可第三天就退了房子。我妻子无论如何都不想继续住下去了，我亦有同感。”

“你发现什么东西了吗？”

“对不起，我既不想让你笑话我疑神疑鬼，也不想让你凭空接受我的看法，你得自己去体验一番。我只想告诉你，真正使我们退避三舍的原因不在于我们在那儿的所见所闻，当时我们头脑根本没发热，而是因为我们每次经过一扇房门时都会强烈地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恐惧，尽管门旁边空无一物。而最奇妙的一件事就是我生平头一次和我妻子的想法不谋而合。她虽然不够聪明，我却同意第四天一定搬家。就这样，第四天上午，我找来负责管家并照应我们的女仆，告诉她我们不太习惯，不想住下去了。她毫无表情地回答：‘我明白了。你们比其他客人住得更长一些；在此之前，



很少有人呆过两晚，只有你们还住了三个晚上。我想他们对你们很客气了。’

‘他们，说谁呀？’我平静地问道。

‘怎么，不就是那些在屋里神出鬼没的人吗？管他们是谁，我不怕他们。许多年以前，我住在这屋里时，就认识他们。当时我还不是女仆。可我知道终有一天他们会要了我的命，我不在乎。我年纪大了，总会死的，那样就能和他们见面了。不过，我不会离开这所房子。’女仆不紧不慢的低沉语调让我感到敬畏，同时也打消了与她深谈的念头。我付了一个星期的房租，我们对如此低廉的房租均感满意。”

“你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说，“我最喜欢在闹鬼的地方睡觉，你一定要把你们灰溜溜逃离的那家房子的地址给我。”

我朋友把地址留给了我。分手后，我直奔那家公寓，想弄个水落石出。

它坐落在牛津街背面的一条萧条而不失雅致的街道上。大门关着，窗户上没贴告示，也没人应门。就在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一个在附近捡锡罐的小男孩对我说：“您找这屋里的人吗，先生？”

“是的。听说有房子出租。”

“租！——别说了，女管家去世了。已死了三个礼拜了。尽管吉先生出价很高，也请不到人来看房子。他叫我妈妈来当杂工，每星期一英镑，就打开窗子透透气，我妈妈都没答应。”

“没答应！为什么呢？”

“房子里闹鬼。人们发现女管家死在床上，睁着双眼。听说是魔鬼扼死了她。”

“啊，你说起吉先生，他是房东吗？”

“是的。”

“他住哪儿？”

“在G大街的什么地方。”

“他在干什么，经商吗？”

“没有，先生。他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上等人。”

我给那小男孩一点儿小费，然后去吉先生的住处。G大街离闹鬼的房子不远。我运气很好，碰上吉先生在家。他上了年纪，外表精明，举止不凡。

我直截了当通报了我的姓名和职业，又说我是特意到这个闹鬼屋而来的，希望亲自对这栋人们众说纷纭的房子进行一番侦察。如果他能租给我住，哪怕只是一宿，我也将感激不尽。无论他需要多少租金，我都愿意破费。吉先生彬彬有礼地说：“先生，房子您尽管使用，住多久都悉听尊便。房租不成问题，那些怪事闹得房子一文不值，如果您能查出原因，我感激您还来不及哩。我租不出房子，因为找不到佣人去收拾，也没人愿意看门。问题就在于房子里有鬼，白天夜晚都有，只不过在夜晚更叫人胆战心惊，毛骨悚然。”

三个星期前去世的老女仆是我从感化院领养的一个孤儿。她年幼时与我家有些瓜葛，家境不错时曾经租用过我叔叔家的房子。她受过优良教育，意志坚强，是唯一答应我留守那栋房子的人。自从她突然去世、验尸官在左邻右舍大肆宣扬之后，我就死了那条心，决定不再另找管家了。如果有人承担地方税和国家税，我宁愿免费租给他住上一年。”“这座房屋倒霉多久了？”

“那我可说不清楚，好多年了。老女仆说三四十年前她住的时候房子就在闹鬼。实际上我一生都在东印度公司上

班。去年我返回祖国，来继承我叔叔的一笔遗产，那栋房子就是其中一部分。我发现房子关着门，没人住。别人说房里有鬼，没有人愿意租。我对这些无稽之谈置之一笑，花了一些钱重新粉刷了墙壁，修整了房顶，又添置了部分新家具。然后做广告，招来了一个住一年的租客。他是一个退休后拿半份工资的上校军官。他携着家眷，一儿一女和几个仆人。第二天早上他们全搬走了。尽管众人说法不一，反正都是同样可怕的东西。上校违背租约，但是我凭心而论，又不想责怪他。

接着我让刚才提到的老妇人去看房子，并授权叫她出租。没有一位客人超过三天的。对他们的故事我不想一一讲了，绝对没有两个人重复同一个怪象。你最好事先考虑清楚，进去，并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您自己从未想到过在那房子里住上一宿吗？”

“我试过，有一次大白天我单独在房子里呆了三个钟头，结果不仅没有满足我的好奇心，反而使之消失殆尽了。后来我就再提不起这种兴致。先生，你可不能怪我说得不够坦白；除非你有特别浓厚的兴趣和坚决的意志。我直言相劝，你还是不要在那儿过夜的好。”

“我的确兴致盎然。虽然只有胆小鬼才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盲目吹嘘。我的意志早已在无数次危险之中得到锻炼，我可以依赖它，即便是一座闹鬼的房子。”

吉先生不再开口，拿出房子的钥匙，递给我。对他的坦率以及温文尔雅的让步，我满心感激，如获至宝地捧着钥匙离开了。

我急于早点尝试。刚一回家，我就召来我的贴身仆人，一个天性活泼、无所畏惧又不信鬼神的年轻人。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弗，你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在德国古堡因为没碰到神出鬼没的无头幽灵而垂头丧气的情景吗？来吧，我听说伦敦市也有一处在闹鬼，我有理由相信确有其事。我想今晚就去那里过夜。据我的消息，今晚肯定会有什么东西现身或显声，说不准还相当恐怖。如果我要你同行，你认为自己能靠得住吗？”

“先生，请您相信我。”弗乐呵呵地说。

“很好，这是那座房子的钥匙，还有地址。你先去，给我挑一间中意的卧室。屋里已好久没住人了，你得生好壁炉，清扫床铺，准备好蜡烛以及燃料。把我的左轮手枪和短剑带上，你也得带上枪；如果我们打不过幽灵，只好自认倒霉。”

白天我忙于处理一些紧急事务，就无暇细想这件事关名誉的夜间探险。我很迟才一个人用餐，还边吃饭边看书。我选读了一篇麦考利的杂文。我决定把这本书也带上，其可取的风格和朴实的题材足以防御迷信和狂想的侵袭。

就这样，九点半钟我揣上书，悠闲自在地走向鬼屋。我带了一条心爱的狗。它异常敏锐，胆大，又机灵，喜欢夜晚在陌生的角落或过道里捕捉老鼠。寻找幽灵正好需要这样一条猛兽。

夏日的夜晚，凉风阵阵，天空飘着淡淡阴云，然而，一轮弯月依旧发出朦胧的月光。如果半夜后云消雾散，月光会更加明亮一些。

我来到门口，敲门，仆人满面笑容地把门打开。

“一切妥当，先生，非常舒适。”

“噢！”我失望地问他：“你看见或听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了吗？”

“是的，先生，我承认听到过一种奇怪的声音。”



“是什么？”

“跟在我身后的脚步声，以及一两声近在耳边的细小耳语。再没别的东西。”

“你一点都不害怕吗！”

“我？根本不怕。”他大胆的神情让我起码对其中一点放了心，那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抛下我。

我们坐在大厅，大门关着。我把注意力转到狗的身上，起初它兴冲冲地跑进来，现在它却蜷缩在门后面，搔头搔尾，想出门。我拍拍它的头，给它一些安慰，它才慢慢地适应周围的环境，紧紧跟着我和弗。从前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它总是急匆匆地在前面开路，这次却一反常态，亦步亦趋地尾随着我们。我们首先查看了地下室、厨房和其它房间，特别是地窖。在地窖里，我们发现了两三瓶结满蜘蛛网的陈酒，很显然，好多年没人动过。看得出来幽灵并不嗜酒。

之后我们再没发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房子后面有一个围着高墙的阴暗的小庭院，院中石头很潮湿，而且过道上布满灰尘。我们经过时，留下一行浅浅的脚印。就在这儿，我们发现了第一件怪事。我看到一行脚印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停住脚步，拉住仆人并且指给他看。那个脚印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脚印。我们俩人都看到了。我加快脚步，走上前，脚印依然在我前面。这是一双小孩子的脚。脚印很模糊、几乎分辨不出形状，但是我们看得出这是一双赤脚。我们走近围墙时，脚印消失了，再也没有折回来。

我们上到二楼，上面有餐厅、小夹房、还有一个供仆人住的更小的房间，都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我们又观看了客厅，它看上去焕然一新。在前厅，我坐到一张扶手椅上。弗在桌子上放了一根点燃的蜡烛。我吩咐他关上门。在他转身的



时候,我对面的一张椅子无声无息地从对面墙根滑过来,停在距我一码远的地方。

“喂!这比旋转桌还要妙。”我勉强笑着说。笑声一出,那条狗昂起头,汪汪叫唤。

弗转过来,他没看到椅子在动,忙着让小狗安静下来。我继续盯着那椅子,似乎看见一个灰蓝色的人影,影子相当模糊,我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视觉。狗安静下来。我对弗说:“把我对面的椅子放回到墙边去。”

弗照办了,“是您吗,主人?”他急转身。

“我怎么了?”

“嘿!有东西敲了我一下,狠狠地敲在我的肩上,就在这儿。”

我说:“不是我干的。但是来了一些玩魔术的,尽管我们不知他们的把戏,趁他们没吓着我们,得赶快把他们抓住。”

在客厅里,我们没呆多久。这地方太潮湿而且阴冷;我倒更乐意到楼上壁炉边坐着。我们顺手把客厅门锁上。这也是我们检查楼下的每一个房间时同样采取的防范措施之一。仆人给我挑了楼上最好的那间房,宽宽敞敞的,有两扇窗户。床没占去多大地方,其正对面就是正烧着的炉火。床和窗子之间的左边墙上开着一道门,直接通往仆人的卧室。

他的卧室太小了,只能容一张沙发床。除了那扇和我的房间相通的门之外,再没有其它办法和楼道相接。壁炉的两旁各有一个柜子,都没上锁,嵌进墙里边,盖着陈旧的褐色的纸。我们检查过两个柜子,里面只剩下一些女人挂衣服的架钩。我们敲过墙壁,坚坚实实的,是房子的外墙。检查完房子,又在炉子旁暖暖身子,我点燃雪茄,在弗的陪伴下,去检查其它地方。楼道口又有一扇门紧紧地关闭着。仆人惊奇地

告诉我：“主人，我刚来时，把所有的门都打开了，这扇门不可能从里边锁上，因为它是……。”

他没说完，只见我们俩都没碰的房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我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脑子里闪过同一个念头：这里一定有人。我率先冲进去，仆人紧随其后。这是一间空荡荡的小房子，没有任何家俱，墙角堆着一些空盒子和手提篮子。一扇小窗户，门紧闭。没有壁炉，没有其它门，地上没铺地毯。地板很破旧，凹凸不平，四处都有虫蛀后修补的斑痕，如同树木上的白色斑疤。房里了无生息，也看不出有任何藏匿人迹的地方。就在我们举目四望的时候，身后的房门又悄悄地关上了，我们仿佛身陷囹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恐惧。仆人却大义凛然，“怎么，他们想把我们关住。主人，我一脚就能踢破那道摆样子的房门。”

“先用手推推看。”我说：“打开窗户，看看外边的情况。”

我打开窗板，看到的是先前描述的那个小后院。外面没有壁架，只有一堵光溜溜的高墙。从窗口出去，只有落到院子里的石板上才可能留下脚印。

在这同时，弗还在用力开着门。他转向我，请求使用蛮力，顺便说一句，为公允起见，我得承认自己十分钦佩我的仆人在如此不同寻常的环境里所表现出来的沉着冷静和活泼天性，也庆幸自己找到了最合适的人作伴。我完全同意他动粗。然而，虽然他孔武有力，他的力气如同他刚才的努力，完全不起作用。他最猛烈的踢打也丝毫无法打开房门，他气喘吁吁地住手。我也上去帮忙，照样劳而无功。

我没有动，那静寂的恐怖感，却袭上心头，给我一种冷冰冰的感受。我觉得那扇破门的缝隙中散发出阵阵古怪而

可怕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此刻房门又自动慢慢地打开了。我们疾步走到楼道上。我们俩都看到面前移动的一团巨大的灰色光影，大如人体，却无形无状，影子飘上楼梯，转向阁楼。我和仆人尾随着它，顺着楼道右侧，进入一间开着门的小阁楼。我不失时机闪进去。光影缩小成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亮球，在墙角的床铺上歇息了一会儿，摇晃着消失了。我们走近床，仔细探查，发觉它只是那种供仆人使用的半边床盖。床头柜上面有一个退色的旧丝手帕，修补洞口的针仍然插在上面。手帕上布满灰尘，可能是最近屋里去世的老妇人曾经用过的，这儿也许就是她的卧室。

我很好奇地拉开抽屉，里面有一些妇女衣物上的杂物，以及两封用发黄的细线系着的信件。我把信收起来。我们在房里没有再发现其它值得注意的东西，光影也没有再度现身。可是就在我们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们却清楚地听见在我们前面踢踏的脚步声。我们穿过四间阁楼，脚步声一直在我们前头。什么都看不见，只听见脚步声音。我手里拿着信，就在我走下楼梯时，我感到有人捉住了我的手腕，接着一阵细小的力量传来，试图把信从我手里抠走。我紧紧地抓住，信才没被抠走。

我们回到卧室，才发现那条狗没跟着我们。它紧靠着壁炉，全身发抖。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信件。正当我读信的时候，仆人把我们装着武器的盒子打开，把武器放到我床头的一张桌子上，然后走过去安慰小狗，小狗却不大在意他。

信比较短，标有日期，确实是三十五年之前的。信明显是一位情人写给他的爱侣或丈夫写给他年轻的妻子的。信中的字眼以及明确提及的航行无不表明作者是一位海员。字的拼写和手迹出自一位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可是字里

行间透露出逼人的气势，柔情与狂野的爱欲掺合在一起。然而，信里又充满无法理解的暗语，指示着某种秘密。与其说关于爱恋还不如说同某种罪恶相关。我记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事情昭然则会遭到众人唾骂。”还有一句：“夜晚不可与人共眠，你爱说梦话。”另外还有一句：“覆水难收。除非有人死而复生，否则没有人能阻拦我们。”这句话下面有一行清秀的女人手迹：“他们的确死而复生了！”在信尾，同样的手笔写着：“六月七日海上失踪，同一天——”

我放下信件，开始琢磨其中的内容。

我担心自己的思绪会扰乱意志，遂决定保持一种适度的心态，从而应付当晚可能降临的奇迹。我站起身，把信放在桌子上，又翻动了一下炉中熊熊燃烧的木炭，最后翻开麦考利的文集。我静静地阅读到十一点半钟，然后合衣躺在床上，又吩咐仆人去上床休息，但不可睡着。我让他把两间卧室的门开着。就这样，我在床头桌上燃了两根蜡烛，把手表放到武器旁边，又悠然地读麦考利。

对面的炉火依旧很明亮。小狗似乎睡着了，静静地躺在炉边的地毯上。过了约二十分钟，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冷风吹过面颊，好似骤然打开的风口。我以为右边通往楼道口的房门开了，可是没有。我又转向左边，看到蜡烛的火焰像被风吹着一样猛地倒向一边。几乎同时，桌上手枪边的手表轻轻地滑走了，消失在一只无形的手中。我跳下床，一手抓住手枪，另一手抓着短剑，我不希望这些武器也同手表一样遭到不测。我全副武装，打量地板，却找不到手表的踪迹。床头传来三声沉重而清脆的叩击声，接着仆人叫道：“是您吗，主人？”

“不是。要提高警惕！”

小狗蹲起身，耳朵前后摆动。它眼光如此怪异地盯着我，我只好全神贯注地注意它。它慢慢直起身，毛发倒竖，僵硬地站在那儿，双眼凶猛地瞪着。可是我无暇顾及它，仆人从他房里冲出来，脸上布满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如果我们这样子在大街上相遇，我一定认不出他来：他的脸扭曲得变了形。他冲过我身边，近乎耳语般地喊道：“快跑！快跑！它在追我！”他跑到门边，拉开房门，猛冲出去。我不自觉地追出门，喝令他站住。可是他毫不在意，抓紧栏杆，三步并作两步跳下楼梯。接着传来临街的大门打开又砰地关上的声音。我一个人被扔在这间鬼宅之中。

我在去留之际犹豫了一秒钟，自尊与好奇同样强烈，迫使我留下。我重新回到房里，关上房门，小心翼翼地走进里间。房里空无一物，无法找到致使仆人如此恐惧的原因。我再次详细检查了四周的墙壁，看看有没有隐形的门。我没有找到一丝痕迹，糊满深褐色墙纸的房间连一条缝口都没有。既然如此，那把他吓得半死的东西除了从我的房间进来之外哪儿还有入口呢？

我返回房里，把通往里间的房门关上并且锁好，然后站在地毯上面，严阵以待。此刻我才注意到小狗缩在墙角，紧紧贴住墙根，好像准备穿墙而出。我走近它，又同它打招呼；可怜的小东西早已魂飞魄散，双齿突出，下巴上流着唾液。要是我摸它，它肯定会咬我一口。它似乎认不得我。假如有人在动物园看见过一只兔子被一条蛇吓得蜷缩在一边的情景，他就能想象得到此刻小狗的痛苦。不论我怎么做，小狗也不肯安宁下来，我又怕它像患了狂犬症似地咬上我一下，就离开它，把武器放到炉边的桌子上，重新坐下，继续阅

读麦考利。

为了不致读者认为我强装勇敢,或故作镇静,我在此插几句自我吹捧的议论,敬希谅解。

我认为勇气,或心境,是与对环境的熟悉程度息息相关的,因此,我敢说 I 经历过各式各样被称为奇迹的尝试。我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目睹过各种超乎想象的怪事。如果我讲述出来,人们多半不会相信,要么就诉诸于鬼怪精灵的作用。那么,我的信念就是:鬼怪并不存在,而常常被视为鬼怪的东西仅仅是那些为我们忽略的自然法则。因此,假如我的面前出现一个鬼,我也不会说:“看来鬼怪真的存在。”我会这样认为:“看来鬼的出现并非如众人所言,它是自然法则里的必然物,并非超自然的东西。”

事到如今,在我见到的一切以及世人记录为事实的奇迹之中,总要求有一个活生生的物质力量。在欧洲你还会遇到一些自称能够招魂附体的巫师。假设他们全说了真话,巫师本人活生生的肉体依然存在,通过他的形体,你才能感觉到某些产生变化之后的怪异现象。

再看看美国关于幽灵现身的传闻,让我们相信真有其事吧。无论是音乐声,还是无形之手留下的笔迹;无论是自动移位的家具,还是无头无脑的手臂的显形或触摸,其中均有一种媒介,或者活生生的东西,它们具备那种创造镜象的独特能力。即使这一切奇迹都不包含欺诈行为,其中还有我们人类,奇迹要靠我们体验。时下广为人知的催眠术以及生物电学现象就是这个道理。人脑必须通过活物的力量才能运转。即便被施眠者真的能够感受到千里之外催眠术者的意志或信号,其感应也照样由物质产生,也许通过一种液体。你可以管它叫电,叫奥迪克,或者其它名称。这种物质能



穿越空间,克服障碍,传递物质效应。

所以,我在这间屋子里见到的一切,或准备见到的一切,都应该是由和我一样活生生的物体导致的。这种信念自然能够减少一些人的畏惧感。他们认为超自然的东西脱离了自然法则,因此就可能对当晚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冒险耿耿于怀。

因为我猜测的是,一切出现的,或即将出现的东西一定源于某种人类的力量,或者某种动机,我对自己这种理论的兴趣主要是一种哲学上而非迷信的方式。而且我真心地讲,此刻我心平如镜,如同任何一位生活中的实验者在等待某种化学混合物所产生的奇特而且可能毁灭性的效果时所感受的心情。当然,我把心态同幻想分得越开,我就越容易获得那种适合观察的心绪。因此我把双眼和精力全部投入到探索麦考利文章的理性之中。

我注意到在书页和灯光之间挡着什么东西,书面上留下一片阴影。我抬起头,看见了一种非常难于用语言描述的东西。

是一个用空气垒起来的不固定的黑影:我不敢肯定是一个人形,但比起其它东西来,它更近似于人体,或人体的影子。它站在那儿,完完全全同四周的空气分开,全身笼罩在亮光之中,样子显得很庞大,头顶几乎擦到天花板上。我打量着它,心里升起一阵强烈的寒气。即使面前矗立着一座冰山,我也不可能觉得如此寒冷,以致于四肢冰凉。我相信恐惧不可能使人如此。我继续凝望着它,觉得——尚无十足把握——仿佛有两只眼睛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有时候我似乎看得很分明,有时候它们又无影无踪了。可是总会有两道灰蓝色的光柱在黑暗处射过来,好像来自于我半信半疑的那

双眼睛。

我吃力地张开口,却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我琢磨道:“这是恐惧吧?绝对不是的。”我试图站起身,却没成功,好像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摁着我。的确如此,我觉得有一种巨大的超级力量制约着我的意愿,让我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如同人们遇到海上风暴、火灾、猛兽或海里的鲨鱼时所觉察的一样。与我的意志作对的却是另外一种意志,一种远比与人类对抗的自然界的风暴、大火和鲨鱼凶猛而顽固的意志。

随着这种印象的产生,最后我体验到了那种无法言说的恐怖。但是我仍然维持着自尊心,如果说勇气已经失掉的话。我心里说:“这是恐怖,而不是恐惧;除非我恐惧,否则我一定没事的。我的理智否认它的存在,它只是幻觉,我不应惧怕。”我猛地把手伸向桌子上的武器,却遭到一记奇怪的重击,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接着,更使我觉得恐怖的是,蜡烛的灯光慢慢暗淡下来,没有熄灭,只是火焰渐渐缩小;炉子里的火苗也一个样,慢慢从木炭上消失了。几分钟之后,整个屋子变得一片漆黑。

和这个法力无穷的黑乎乎的家伙呆在黑暗之中所带来的畏惧对我产生了神经质的反应。事实上,恐惧已至极限,以致于我丧失了感觉,或者是我已冲破了那种桎梏。我确实挣脱了。我发出了声音,尽管只不过是一声尖叫。我记得曾经喊出了一句话:“我不怕,我的心无所畏惧!”与此同时,我用力站起身。虽然身处幽暗之中,我仍然冲向一扇窗户,扳开窗门,第一个念头就是——光明。当我看到清朗朗的明月时,心中涌起的欢欣把先前的恐怖荡涤得干干净净。明月依旧,荒凉的街上煤气灯光依旧。我转过身,打量房内。月光淡淡地照进来,穿过黑暗,发出亮光。那不知名的黑家伙不

见了踪影，我只看到对面墙上一个与它有些相似的浅浅的影子。

我的眼光落在桌子上。这时，桌底下伸出一只手，手长及腕，看上去是一只有血有肉的手，与我的手一模一样，只是很瘦小，布满皱纹，是老妇人的手。

那只手非常轻柔地合上桌上的两封信，然后一起消失了。接着就响起了三声沉重的叩击声，与整个事情刚开始时我在床头听见的声音完全一致。

声音渐渐消失，我觉得房子在不停地抖动。房子的另外一头似乎从地板上长出了一些火星或火球，五颜六色，绿的、黄的、火红的、天蓝的，应有尽有。火星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地移动，或缓或急，每次都不可捉摸。一把椅子从墙边滑过来，停在桌子的那一边。突然，从椅子上坐起一个人影，一个妇女的身影。它与活着的时候一样清晰，同死人的尸体同样可怖。那张脸很年轻，漂亮，却露出那种别样的忧伤。她裸露着脖子和双肩，身上披着一件宽松的白袍。她又开始梳理散落在双肩上的黄色长发，其眼睛没有转向我，却盯着门口。她似乎在听，在看，在等待什么。我好像又一次看到暗影上方闪闪发亮的双眼，盯着眼前的人影。

似乎从关闭的门口又出现了一个同样清晰又同样可怕

的形状，一个年轻男子的身影。它的衣着是上个世纪的打扮，或者说酷似上个世纪的装束。这对男女的影子虽然隐约可见，却无质无形，触手不能及，形同幻影。然而，那精致的服饰，以及缀满过时服装上面的饰边和佩带却同穿着者僵尸般的面容、幽灵般的沉寂形成对照，构成一幅极不和谐、古怪骇人的画面。就在男子的身影靠近女子的时候，墙上的黑影蹦出来。一刹那，三个影子混在黑暗之中。当微弱的光

线重新出现之时，两个幻象似乎已处于的黑夜的掌握之中。女的胸口沾着一滴血，男的撑在一把剑上，鲜血似乎正从衣服的褶边和佩带里面汨汨流出来。居中的黑影把俩人吞没了，他们一起消失了。接着，又闪现出火星，四处游荡，越来越密集，移动得更加狂乱。

壁炉右边的柜门打开了，从顶上走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身影。她手里攥着信件，就是我亲眼见她的手取走的两封信。我听到她身后响起脚步声。她转过身，听了一会儿，又打开信，读起来。我看到她肩后出现一张青灰色的脸，一张早已淹死的男人的脸，被水泡得浮肿而惨白，他的头发上夹着海草。妇女的脚边躺着一具尸体模样的东西，旁边还蜷缩着一个小孩。可怜的小孩全身邋遢，饿得颧骨高耸，眼中充满恐惧。当我转向妇人的脸庞时，只见满面皱纹都消失了，换了一张年轻的面容，眼神冷漠的毫无表情。黑夜卷过来，又吞没了一切。

房里只剩下那个黑影。我紧紧地盯着它，直到它邪恶而阴险的眼神重新出现。火星又开始混乱地上下飘动，苍白无力的月光也照进来。从这些火球里冒出一些怪东西，就如同蛋黄从蛋壳里冒了出来一样，塞满了空气，全是惨白而丑恶的鬼怪。我无法精确描述它们，只觉得它们就像我们把一滴水放到显微镜下面时看到的细菌，通体透明，柔软敏锐，互相追逐，又相互噬咬；肉眼是绝对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其形状各异，行动也杂乱无章。它们的飘移并非消遣。它们围着我，打着圈儿，越来越密，越来越快，在我头上、右臂上堆集，我伸出右手，不自觉地抵御怪物。

无形之中，我感到有人摸我，但不是这些小东西干的，是一些无形的手。我感到冰冷而轻柔的手指掐住我的喉管。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我很清醒,如果我屈服了,我将遭到灭顶之灾。我集中精力,一心一意顽强反抗。我把眼光从黑影身上移开,避免同那双渐渐明亮的邪恶的眼睛接触。我知道,只有在那双眼中,才有一股意志,一股猛烈而且活跃的邪恶意志,准备摧毁我。

房间里逐渐由灰暗变得火红,如同被熊熊大火照亮似的。那些小怪物也变成火红色。房子又摇动了一下,传来三声有节奏的叩击声。一切都被黑影吞没了,好像它们源自黑暗,归于黑暗似的。

昏暗渐渐隐退,黑影完全消失了。就在它退去之时,桌上的蜡烛又重冒出火苗,炉中的柴炭也升起火焰。整个房子再次恢复宁静、安稳的状态。

两道门照样关着,那扇与仆人的房间相通的房门仍然上着锁。小狗龟缩在墙角。我召唤它,没有回音。我走近去,发现它已经死了。它双眼凸出,舌头伸得老长,下巴沾满唾沫。我把它抱在怀里,放到炉火边,对宠物的遭遇深感悲痛和自责。对它的死,我很愧疚。我想它是被吓死的。可是真正让我觉得奇怪的是,它的脖子被扭断了,从颈椎骨上拧断的。这是在黑暗之中发生的吗?难道是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干的吗?难道房间里自始至终都不是有某种人的力量存在吗?怀疑的理由很充分,我却说不清楚。我只能平铺直叙事实真相,结论由读者自己下。

另一件怪事是我先前丢失的手表又回到了桌子上。在它消失的一刹那,它就停摆了。虽然修表匠百般努力,它从此成为废品。它能很奇怪地走上几个小时,然后突然停住不动。

当晚再没发生其它事。我没等多久,天就亮了。我一直呆到天大亮才离开鬼宅。离去之前,我又去查看了一遍我和



仆人曾经身陷其中的小空房间。我说不出理由，只是强烈地感到那间房子就是一切怪象产生的根源地，如果可以把在卧室里发生的一切都称为怪象的话。即使在大白天进到这个阳光透射的房间，我仍能感到昨晚那样的恐怖。我不敢在里面多逗留半分钟，就走下楼梯。我又听见面前的脚步声。我打开大门时，隐约听到一声低笑。我回到家，指望找到溜走的仆人。可他没露面，也没任何消息。三天后，我收到他从利物浦寄来的信，大意如下：

尊敬的主人，敬请原谅，虽然我知道自己不配这样做。上帝保佑，要是您亲眼见到我的所作所为，您可能会谅解我。我觉得要花好些年才能恢复过来，恐怕不再适合做您的仆人了。所以我准备去墨尔本找我姐夫，明天启程。也许长途旅行能使我平静下来。我现在每天全身发抖，总想着它还在身后。主人，我恳请您把我的衣物以及应得的薪水寄到哈尔维斯我母亲的住处，约翰知道具体地址。

信结尾处又添上了一些致歉的话，及其名下财物的细述。

也许这次溃退证实了他早想去澳大利亚的嫌疑，而他又狡猾地同昨晚发生的意外扯到一起。我不想揭穿他的预谋；相反，我倒觉得对许多人来讲这倒不失为一个解决突发变故的可行办法。我自己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傍晚，我又去那间房子，带着一辆租用马车，把我留在那儿的东西，连同可怜的小狗的尸体，一起拖回家去。做这件事情我没受到干扰，也没发生异常情况，只是在我上下楼梯时，照例听见面前的脚步声。离开鬼宅，我就去拜访吉先生。他在家里，我归还了钥匙，告诉他我的好奇心已经完全满足。正当我准备我的经历的时候，他很有礼貌地打断我，表示他已经对一个